

# 这部传记，看见特区“每个人”

## 《深圳传》堪称文字版“纪录片”

- 随便你怎么想象,它都在你的想象以外
- 照见这座城的思想史和心灵史
- 最终让城市获得尊敬的途径是精神

本报记者李晓玲

“深圳既像一个魔方,又像一个谜团,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阅读、去书写,却仍然写不尽。写不尽的城市才是最迷人的城市。”“我把深圳比喻为‘魔方’,不仅基于它的历史,更着眼于它的当下和未来,这个魔方还不知道要转出什么样的天地,一切都是未知数,更多的可能性使得深圳具有更大的期待。”

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,刚刚问世的《深圳传:未来的世界之城》(以下简称《深圳传》)还散发着纸墨香。作者胡野秋是特区知名文化学者和作家,他客居深圳27年,深度参与并见证深圳特区的飞速发展。胡野秋在《深圳传》里最大程度上摈弃了学术语言、逻辑圈套等形式外壳,回到文学,用散文和小说的笔法叙述与描写,力图让更多读者看到一个鲜活的深圳,而不是一个概念化的所谓“改革的前沿”“创业的乐土”,更多地呈现一个市井的、有烟火气的“人间深圳”。

### 特区文字版“纪录片”

翻开《深圳传》,不禁一喜,小品文、街巷故事、身边人物不一而足,短小精悍,活泼好读,嬉笑评说,轻松拈来。对于我这样的“新深圳人”来说,跟随作者观察、思考、生活、闲逛,用眼睛和脚步丈量常人罕至的角落,生动的故事和绵密的细节呈现眼前,书中人物就像是身边朋友,这种如临其境的阅读体验让人欣喜和过瘾。

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时,胡野秋表示,“深圳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,一切皆有可能。”他说,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,不同的时期,总有一些新城异军突起,也有一些老城黯然退出,在犹如潮水般的进退消长中,有些灼灼其华,有些则逐渐被遗忘了。只有那些穿越漫长岁月风尘,仍然出类拔萃、呈现卓越的城市,方可称为“伟大城市”。

而如今,深圳跻身中国一线城市并成功吸引全世界的目光,成为国际性都市;怀揣梦想的人从四面八方来此奋斗,成为敢想敢为的深圳人。正如胡野秋的解释:“对于深圳的现代性与独特性,我在书中通过大量的个案呈现,尤其是对深圳文化性格的形成,以及城市精神的描述,都向读者清晰地展示了深圳的两个维度,一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地域维度,二是传统文化与时尚文化共处的时间维度。这样的两种维度相遇,造就了深圳城市的现代性和独特性,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‘多元化’可以概括的,现在中国多元化的城市越来越多,但最具有现代性的城市还是深圳。”

当然,也正因深圳年轻,深圳人来源多元,所以虽人尽知,却不乏误解——如文化沙漠,冒险家的乐园……在《深圳传》前言中,胡野秋也写出了常人以为的深圳:在很多年里,

(上接9版)

### 梦想者

凌晨3点,热闹的城市逐渐“睡去”,陈用发一天的工作才刚开始。熬粥、煮豆浆、配菜……他经营的这家“左撇子早餐店”即将迎来第一波客人。倒米浆、打蛋液、淋调料,即使只用左手,他依然准确麻利、动作一气呵成。他并非天生左撇子。店名和他自己经历相关,因为右臂截肢,所有工作只能靠左手完成。

1999年,不想在湖南老家挖矿的陈用发来到深圳打工,一下车发现地上没泥巴,他觉得自己来了对。他在南山区一家来料加工厂加工牛仔布,满是年轻人,三餐固定,生活有规律都让他感到兴奋。“好潇洒啊!”他感觉自己充满力量,工作也没有挖矿辛苦。

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半年。一个赶工的晚上,他的右臂不小心被卷进机器,19岁的年轻小伙顿时失去一只胳膊。

“只想逃离”,陈用发迎来人生“至暗时刻”,吃饭拿双筷子都发抖。他在医院住了半个月,老



▲作者胡野秋。

人们认为这里到处是黄金,当年“东西南北中,发财到广东”的人中,有一多半是冲着深圳而来;还有一些人认为深圳是暴发户,缺乏底蕴,略显肤浅,这里可以是事业的疆场,但不是宜居的温床;还有人以为这里充满着冒险家的争夺,商人们在尔虞我诈中获得快感,到处是灯红酒绿与刀光剑影,胆小者勿进;当然也有人把这里视为天堂。而只有在这里生活了一年以上的人,才能明白这座城市的形式与内容有多么地与众不同。认识一座城,总是由表及里的,正如认识一个人。

有相同感受的学者韩望喜表示,胡野秋的创作方式近乎纪录片的白描,这与他拍纪录片和电影有关。胡野秋描写的那些故事、人物、风俗、方言、街道,每个名字呼唤,都令人心灵颤动。“野秋善于把那些看似不相干的生活细节串联起来,细节如珍珠,自然构成故事,无需情节,浑然天成。”

几乎每个工作、学习和生活在深圳的人都对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这句话耳熟能详,但是真正能够了解深圳的前世今生,知晓深圳各种常识的人却为数不多。《深圳特区报》主笔王绍培认为,《深圳传》正好是一本常识之书,这些常识此前也有著述涉及,但不及《深圳传》这么集中、这么简洁,一册在手,几乎可以立即晋级为一个“深圳通”。

### 看见特区中的“每个人”

《深圳传》全书共有十四章,每章的主题都各有特色,涵盖了历史、人物、企业、文化、山川河流、地名、街巷、风俗、方言、建筑、草木、观念等,有具体的又有抽象的,各成系列又互相关联。可以说,这本包罗万象、丰盈充沛的城市传记,记录了特区新城的林立总总、角角落落。

但其中读起来最有意思的还是作者选取的那些个性鲜明的人物。胡野秋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深沉,用多年积累的素材和精微的个人发现,关注到特区发展进程中的很多人物,这些人都有建造这座城市的伟人,有各行各业英雄,还有很多年轻的追梦人,同时也关照了那些易被忽略的小人物的生存状况,鲜活地呈现深圳这座城市的人本特色和人文情怀。

这其中,除了有“改革先锋”美誉的袁庚,还有深藏不露的深商群体:华为任正非、腾讯马化腾、平安马明哲、万科王石、比亚迪王传福、华大汪建、大疆汪滔等。最有意思的是一些有故事的先锋人物,像“知否读剧社”的创始人资深话剧

板并不想在他身上花多少钱。如果不是工会的人告诉他,他甚至不知道还有工伤赔偿这回事。他住在一位好心的律师家里,并不知道自己未来还能干什么。官司打了两年,15.8万元、两个假肢,陈用发终于拿到了赔偿。

“我仔细想了想,其实自己只是干不了重活,动动嘴和脑子还是可以的。”拿到赔偿后,陈用发联合工友们做一些公益,向受工伤的打工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疏导,一干就是七年。

“到2009年那会儿,深圳的法律援助起来了,我们就没存在的必要了。”感觉已经完成使命的陈用发决定做点生意。

他在龙华区一家早餐店门口租了一小块地卖豆浆,“刚开始做得真不好喝,而且产品太单一,生意一直不好。”

后来他学会了做肠粉,改进汤汁,在早餐店加入了各式米粉和粥,渐渐红火起来。做了十多年早餐的陈用发如今操作熟练。“有次顾客要求15分钟内做好15份肠粉,不然就不要,我只用了14分钟。”他说,“只要看到别人把我做的东西吃光就高兴得很。”

闲暇之余,他喜欢坐着四通八达的地铁到处逛逛,看看别的店铺怎么服务,别人广告做得



▲《深圳传》书影。

工作者李绍琴、小说家千夫长、青年歌手姚贝娜、书法家钟国康、书吧主人晓星、青年诗人张尔、“大芬油画村”创始人黄江和村里的“梵高”们……

中国人书写历史热衷于“宏大叙事”,往往会忽略小人物和少数人的命运,而在一个以人为本的城市里,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应该被关注的。深圳的风云际会、城中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、一景一物、新城新事都关乎几代人的开荒史、青春史和奋斗史。从《深圳传》这些小人物的故事里,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段落中找到自己。

每个人都能看到城市的风貌,但难以看到城市的故事,更难看到的是藏在故事里的灵魂,而城市最迷人的恰恰是灵魂。这些有趣的灵魂,《深圳传》里都有。

可以说,《深圳传》跳脱出了传统“地方志”写作的窠臼,这本书是一个人的“读城记”。胡野秋说:“我用将近30年的时间阅读这座城市,除了用眼阅读,还常常用脚阅读,以入心入肺的深刻解读窥见这座城市的思想史和心灵史。”这本书同时还为许多人对待特区的“误读”正名。“重要的是我力求重返这座城市的历史现场,把那些即将湮灭的光阴碎片打捞起来,并通过我的重新梳理,让今天的人能够看到一座城的前世今生。”

胡野秋告诉记者,试图迅速而准确地描述深圳,其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虽然它只有短短的40岁,但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超过中国其他任何城市,甚至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。深圳不是日积月累搭建出来的,是用速度造出来的,甚至可以说是用梦想设计出来的。如此特别的城市,那就一定有特别的故事,而且,不仅仅是春天的故事。“魔方”呈现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描述性,正是这座城市的恰当象征。

### “千城一面”下独一无二的城

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,越来越多的城市形象模糊“千城一面”,地方性的独特精神成为城市对抗全球化趋势的手段。深圳呈现出了城市文化碎片化与多元化的特质,这种模糊的不确定性与飘忽性,同时又伴随着旺盛的鲜活活性,使得这座城市的魅力呼之欲出。

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,深圳这座城市逐渐由“功能城市”转向“文化城市”,文化对城市发展的综合作用日益受到

好在哪里。曾经想逃离深圳的陈用发逐渐爱上了这里,“这里能让我一直学习,视野更加开阔,内心也更强大,我还能更多地去关心别人。”

如今,他的女儿已经在店铺附近的牛栏前学校读书。“我在网上提供社保、居住证和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明后,就把女儿的学位申请下来了,非常方便。”陈用发说,“政府每年还有7000块钱学位补贴,剩下3000多块钱的学费完全负担得起。我现在就想好好在这里生活,重要的是女儿也在身边。”

偌大的城市藏着无数个坚强的陈用发,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,安静、踏实地书写梦想和人生。

王利军的梦想就藏在距离不远处的上围村,这是深圳一片还未被开发的客家居民村。不大的村庄里,一座座普通的农家小院被艺术家们改造得格外精致。去年,随便来走走王利军觉得这里很漂亮,就直住了下来。他在村里找了一个带庭院的房子,过上了自己向往的生活。“我先把室内改造了一下,找来废弃乒乓球桌用作平时画画的地方。”王利军用自己的乳名“麦平”在这里建了

高度重视,深圳也上升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都市,这座城市唯一不变的,就是永远在变。它仿佛是一台无场次的先锋话剧,是一个独一无二、不可复制的文化结构,这也许就是深圳的腔调,也是深圳被唤作“魔方之城”的主要原因。

其实,一个城市的价值与生命,在于它的人文根脉和生活方式。深圳是座有着鲜明个性的城市,同时也是座有历史、有故事的城。很多人认为深圳是个没有历史的地方,事实上,古代的深圳也有迹可循。比如大鹏所城和南头古城;咸头岭的远古遗址,让深圳获得了历史的重量;而碉楼和围屋则是自古至今持续移民城市的深刻符号。

对一个城市最高的价值评估,应该是文化。即使在今天,深圳之所以能朝着“未来的世界之城”迈进,也绝不是只靠着经济、科技或者GDP的贡献,而是因为城市人文环境的改善。不然,一个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可能会让人惊叹,却不会让人尊敬,最终让城市获得尊敬的途径是精神、价值和文化。科技、金融等都是手段,只有文化既是手段、又是目的。胡野秋说:“我在《深圳传》里也着力于精神、价值、文化的开掘和呈现。”

有作家曾说,世界上任何一座伟大的城市都需要经过两次建设,一次是建筑层面的、物质层面的;另一次则是符号层面的、文字层面的。没有对一座城市进行完整、系统地书写,则这座城市都是有待完成的。当然,理想的“重建”最好是文学性的,伟大的城市往往是作为伟大文学作品的舞台或者背景,从而被人阅读、记忆,从而伟大。

“我所说的打通古代、近代、现代史,指的是过去一提深圳,必然会先入为主地想到‘小渔村’‘一夜城’之类的当代史,所以‘年轻’永远是形容深圳最省事的词汇,人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深圳悠久的古代史。其实深圳在远古、上古乃至近代,都有过不俗的历史作用,只是因为近40年的成就太辉煌了,光芒遮蔽了那些远去的历史烟云。我想借着为城市做传的机会做一次缝合、焊接,而在把这些珍贵的碎片连缀到一起之后,突然发现了深圳发展的历史必然性。虽然我不是一个‘历史决定论者’,但我依然在历史的沟壑中,找到了深圳之为深圳的坚实基础。”

作为世界城市之林中的一个独特角色,深圳有别于任何一座城市。胡野秋觉得深圳可能是中国所有城市中不可名状的,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如此。它的不确定性大于确定性,因为短短40年,从30万人到2000万人,地域、年龄等的聚集都达到了城市发展可能的极限,当这些在文化背景、习俗、语言、饮食等方面千差万别的人汇聚到一起,便形成了多元杂陈的城市性格。

在深圳,有很多人是与这座特区新城一起成长的,对这座城市的街道、建筑、风景都格外熟悉。但与此同时,也因为这座城市发育得太快,匆忙的成长中无暇记录自己的历史。不用说古代史籍记载寥寥晨星、语焉不详、出处单一、孤证居多,即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史,也同样踪迹难觅、各执一词且无权威认定。

胡野秋表示,在写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,经常会感到惶惶不安,怕辜负了这座城和城里的人。新书出版之际,最想感谢的,还是深圳,如果没有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,如果没有那些匪夷所思的传奇,便没有这本书的骨骼血肉。

《深圳传》还是作者献给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的生日礼物。“四十而不惑,也到了该提炼出一些东西的时候了,此时一次偶然的约稿便和必然的写作冲动迎头相撞,撞出了一本献给特区的生日礼物。”

工作室。平时给别人画画,闲暇时就到邻居家坐坐。

“这里祥和得像个乌托邦,出去都不用锁门。但这里的艺术家们也不只是‘闭关’创作。”王利军说,之前村里有些破败的房子,经过艺术家们改造,变成了展厅,“我们想跟村民一起,把这里建设得更好。”

涂鸦师陈传沛给村里的围墙涂满了墙体彩绘。他比王利军更早来到上围村,对这里的生活节奏早已十分熟悉。“我正在做一些乡村活化项目,上围的经历给了我很多灵感,这里不仅有艺术家营造起来的氛围,政府做的配套设施也很完整。”他说,“很多村庄面临人口外迁、祖屋荒废的问题,但我希望保留本土文化,重新展示给世人。”

每天在外工作回到上围村,陈传沛才觉得回到了“自己的位置”。在这里,看不到城市里的一切,却又属于这个城市,“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,能够在这样的大城市有一处安静的交流地,夫妻何求呢?”

王利军希望,自己的绘画能在上围村落地生根。“这个城市那么包容,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梦想寄托的地方,而我就在这里。”

### 单地 书话

唐山

“大也。京为天子所居,故大之。国朝因前代之旧,以顺天府为京师,为城三重。宫阙壮丽,居民两百万,人烟稠密,冠绝各省。”翻开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》(以下简称《字课图说》)的“京”字一条,颇觉震撼。在今天,即使是中文系本科毕业生,又有多少人知道“京”字本义是“大”呢?不知此,自然也就不明白鲸、僚、勃、惊等字何解,自然也就不会使用“莫与之京”(意为无与伦比)之类成语。

《字课图说》的注释没有只谈“京”字,而是将当时京城的规制、传承、人口等信息,一一介绍出来,虽然不尽准确(当时京城居民应不足百万)。

《字课图说》出版于1901年夏,本是私立澄衷蒙学堂(中国最早的私立现代学堂之一)的识字课本,编者中既有蔡元培、刘树屏、章棫等宿儒,又有沈颐、严保诚、夏清怡、姚明辉等新锐,细节上力求善尽善(课本中所有字由书法家唐经书写;配图者虽匿名,但摹摹细致,皆有所本,出自名家),使该书在晚清学堂风靡一时,被胡适先生誉为“中国自有学校以来,第一部教科书”。

2014年,本书曾再版,引起巨大争议。赞者认为,老课本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,理应被后代所继承;弹者认为,《字课图说》中部分内容欠严谨,且注释都用文言,不再适合现代读者。然而,不论是赞者,还是弹者,都是从功用角度来看问题,且均承认《字课图说》的优点:

其一,循序渐进。书中每个字都有简释和详释,适合不同年龄读者。

其二,造字科学。《字课图说》收入3291字,其中2643字与最新版《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》(共计3500字)重合,在没有教育部审定的语料库时代,能达到如此水准,殊为不易。

其三,注意形近字、多音字等辨析。比如“橘”字,注明“俗误作柿,柿音肺,削木片也”。再如“否”,亦读如痞,书中特别注明含义有变化:“音痞,不通曰否。”

其四,有启蒙情怀。比如“缠”,释为:“中国女子多缠足,泰西女子多缠腿。二者皆足以害身而弱种。故中西有志之士,并设会以禁之。”拳拳之心,溢于纸背。其实,只谈功用,现代字典显然更强大。以“和”字为例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竟列出8个读音、29个义项,臻于极致。可问题在于:几乎没有孩子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开蒙,即使是成年人,也很少翻阅,只把它当成工具书。“文字是工具。”这是现代社会反复灌输给人们的观念,现代人创造出极端精确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以及异常严苛的现代语文学教学,却少有人追问:这些“科学方法”真的有效吗?

可以参考以下调查数据。

一是山西师范大学的调查显示,在400名受访大学生中,300人提笔忘字(其中117人经常如此),90%以上的受访者常写错字,只有75人在书写时笔顺正确,占总数的18.75%,能完全正确书写汉字的仅37人,占总数的9.25%。

另一是针对沈阳师范大学、辽宁大学等院校大学生的调查显示,每天使用电脑3小时以上的受访者中,50%无法区分c、s和zh、ch、sh,而每天使用电脑5小时的受访学生中,100%无法区分。

事实证明,有了“科学方法”,中国学生识字能力反而在倒退,甚至汉字本身也出现了危机——汉字原本多音,以传统北京话为例,同一个字有“文法”和“白话”的区别,形成了独特的文化。可在“工具论”眼中,这是对记忆力的“浪费”。于是,汉语拼音方案规定大多数汉字只有一个读音,且在声母z、c、s, zh、ch、sh、j、q、x后,将部分韵母为ie、e、er等的字,归并为了i,使汉字全部读音只剩166个,反而增加了汉字拼音化的难度。

多元变一元,复杂变简单,看似“天堑变通途”,但在复杂世界中,越简单越容易丧失活力,从而率先丧失。相比于前蒙,现代人丧失的绝不止正确书写汉字的能力,而且丧失了从文字系统抵达人文系统的功能,从文字中获得审美快感的能力,通过文字理解前人思想的能力,以及通过文字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等。

这些年来,不少学者提出应恢复繁体字的想法,绝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当然,“恢复繁体字”同样来自“工具化”思维,无非是用新的工具来解决旧工具的缺陷,很容易落入“推倒-重建”的循环,除了造成更大浪费之外,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也许,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,即在现有结果之上,重建汉字的复杂性或多音性。

从这个角度看,再版《字课图说》具有突出价值。该书最大的长处是,不是就字论字,而是努力钩沉字与字之间的关联,其目的不只是教人识字,而且帮助读者获得传统文化的底蕴。

《字课图说》提供了这样的教育观:识字不是掌握一种工具,而是一种接引,是为了进入关联,并在关联中发现自我、成就自我。这种“为人的教育”,远胜于“为知识的教育”。越丰富的关联性,越有利于人适应不同环境,学会扮演不同角色,才能更好地融入多元社会,形成包容、宽厚、坦荡的人格,这是再专业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也无法实现的目标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新版加入了《字课图说》的当代学者著作,即胡适和余世存合著的《中国字说》与《汉字百讲》,此为旧版所无,堪称新版的最大亮点。

理性教育易,情感教育难,诚心正意、格物致知的功夫在于前者点拨下,从分毫做起。这就需要站在当代的立场上,用今天孩子们能看懂的方式,复归中断多年的传统学问功夫。

读《字课图说》易,读对《字课图说》难,新版则为此提供了方便法门。